諸儒述槩天集二十三卷終

諸儒述槩天集卷之二十四

明國子學錄晉陵後學吳瑞登纂

禮部主事安成舊寅劉元卿參

國子博士東鄉同寅胡思賓校

仲素羅先生

先生姓羅氏諱從彥字仲素南劍州羅源人後居沙縣世稱為豫章先生因其先世自豫章來也曾祖文彌祖世南父繼神皆隱身不仕先生自幼穎悟不為言語文字之學及長堅苦刻厲篤志求道初從審律吳國華遊已而聞楊龜山得伊洛之學遂往從焉三

日驚汗沾背曰幾枉過了一生時年四十一矣嘗讀易至乾九四一爻龜山曰曩聞伊川先生說得甚好先生遂鬻田畏粮至洛見伊川其所聞亦不外龜山之說於是歸事龜山益盡心竭力摳衣侍席二十餘載盡得不傳之秘龜山弟子千餘人獨稱之曰惟從彥可與言道陳淵者龜山之壻也嘗詣先生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奧學清節真南州之冠冕也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閒謁龜山將樂溪上吟詠而歸恒充然自得焉龜山以孟子饑者甘食章令先生思索且曰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先生思之數日疏其義以呈之龜山曰此說甚善更於心害上一著猛省則可以入道矣先生一生服膺此語凡世之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其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郡人李愿中新安朱喬年聞先生得伊洛之學于伊川之門遂執弟子禮從之遊政和七年復從龜山于毘陵授學經年盡裒得其書以歸與門人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靖康元年遵堯錄成歷言宋一祖三宗開基紹述若舜禹遵堯相守一道見王安石用事則痛心疾首紹興六年以特科授惠州

博羅縣主簿八月上丁郡守周綰以州學落成命先生行釋菜禮領袖諸生與宗昇張元侯等講學明道有洙泗斷斷氣象呂舍人以詩敘諸廟壁其山居有顏樂齋寄傲軒邀月亭獨寐龕白雲亭濯纓亭每賦詩與默堂諸公相倡和所著有春秋解毛詩解中庸說語孟解議論要語台衡錄春秋指歸五年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子敦敘蚤歿喪不得歸者數年後族人羅友為惠州判官遣人持護以歸至汀州遇草寇竊發遂寄葬於開元寺又數年李愿中始為歸葬於本郡之羅源黃滘坑之原嘉定六年郡守劉允濟又聞先生名力加搜訪諸書奏請于朝乞宣付史館以示褒儒之意淳祐七年郡守楊棒請謚朝議以道德博厚曰文言行相應曰質遂謚文質先生元至正間五世孫天澤請建祠堂許之卜地于洞天巖西麓奉先生之祀

以下述論學之槩

古人所以進此道者必有由而然中庸之書其始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終則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言何謂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苟知所止

則知學之先後不知所止則於學無自而進矣漆雕開之學曰吾斯之未能信曾點之學曰異乎三子者之撰顏淵之學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孔子說開與點稱顏回以庶幾蓋許其進也此予之所自勉者也故聖賢莫學而非道俗學莫學而非物易簡之理天理也而世知之者鮮矣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篤恭而天下平不亦簡乎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此之謂也

聖人無欲君子寡欲衆人多欲

橫渠教人且令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私吝盡無即渾是道理即所過自然化矣

正者天下之所同好邪者天下之所同惡而聖賢未嘗致憂於其間蓋邪正已明故也至邪正未明則聖賢憂之觀少正卯言偽而辨行偽而堅孔子則誅之楊墨一則為我一則兼愛孟子則闢之皆以邪正未明而惑人者衆此孔孟所以汲汲

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於是明道者寡故

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

饑者甘食章跋曰飲食必有正味饑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焉猶學者必有正道不悅於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為矣何不及人之有哉

春秋指歸序畧曰五經論其理春秋見之行事春秋聖人之用也龜山常告人曰春秋其事之終與學者先明五經然後學春秋則其用利矣余從龜山盡裒得其書以歸掇其至當者作春秋指歸

誨子姪文畧曰東隣有千金家子孫不肖博奕飲酒馳馬試劍挾彈持弩與群小為伍見士人則逃遁西隣有百貫家子孫不羞里巷不顧父母路人曰為人子孫固如是乎二家之長曰吾子孫不肖如是之深治之恐傷骨肉之情不治之恐敗先君之業客曰此乃至愚至賤之徒終遭刑責而後已吾將會汝訪南隣萬斛之丈人請問訓子孫之術矣入孝出弟文行忠信閨門之內肅肅如也閨門之外雍雍如也夫何為而至是也丈人者曰吾誨子孫非鞭非笞非詬非罵但寫杜牧及本朝宰執倣杜牧聯句又寫范文正家訓題東軒壁句示子孫尤佳東西二丈曰敬聞命

矣願得本以寫于壁杜牧曰願汝出門去取官如驅羊范文正曰願汝出門去翰林能文章曾公亮曰願汝出門去錦繡為肝腸真德秀曰願汝出門去德行重八方羅人羅綽跋曰此仲素先生之仁也故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顏樂齋詩曰平時仰止在高山要以亭名樂內顏顛倒一生渾似夢尋思百計不如閒心齋肯與塵汙染陋巷寧容俗往還堅守簞瓢心不改恐流乞祭向墦間寄傲軒詩曰自嗟踽踽復涼涼糊口安能仰四方目送歸鴻心自遠門堪羅雀日偏長家徒四壁樽仍綠侯戶千頭橘又黃我醉欲眠卿且去肯陪俗客語羲皇濯纓亭詩曰十載猶緇京洛塵歸與那復側朝紳君今談笑青油幕我但巍峩烏角巾江漢更從尼父老衣冠寧羨屈原新欲賡孺子滄浪詠會意還須舍瑟人

以下述論治之槩

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責士人之廉恥士人不尚廉恥而望風俗之美豈可得乎

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亂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後世荒淫之君所為不善故君不知民可畏而知民可虐民不知君可愛而知君可怨是君民為仇也安得無顛覆之禍

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矣

朝廷大姦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

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須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為心而不以民為心者故范希文謂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諒哉

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為福陋哉

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于君子則貴授于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于行道而小人甘于下

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于浮競而君子恥于求進以此觀之人主之名器可輕授人哉

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唐虞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至于法度莫若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猶存可也

仁義者人主治天下之術也一于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于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所以享國至于長久自漢以來或得其偏如漢文帝過于仁宣帝過于義夫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懦蓋察常累明而懦反害仁故也漢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懦孝宣明矣而失之察孝元仁矣而失之懦若唐德宗則察而不明高宗則懦而不仁兼二者之長其惟漢文乎

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為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狥人

三代之治在道而不在法三代之法貴實而不貴名後世反之此享國與治安所以不同

人君納諫之本先于虛己禹拜昌言故能納諫德宗強明自任必致拒諫

成湯處心過于武王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武王以紂罪浮于桀曰今朕必往則豈復有慙德哉又湯誓湯誥數桀之惡淺而泰誓數紂之惡深善乎古人謂紂雖無道不如是之甚者誠知武王之心歟

繼志述事禮記獨指武王周公不可執定而行使宣王繼厲王志述厲王事可乎

周厲王監謗秦始皇耦語者棄市徒能禁于一時豈能禁之于萬世觀厲王之惡至秦之世而不可禁始皇之惡至漢之世而不可禁非惟不能禁于後世而又必有明白其是非者賢君所以專務脩德樂聞善言當時之臣故亦樂告以善道而成一代之治安彼二主不能達此規規然徒禁一時之論雖行事不善使人不敢議其非或致亡于一朝而取譏評于萬世不亦誤哉然想當時未必其身親為不善也必有奸佞之臣濟之此可以為世戒

三代法度秦盡變之然獨不去肉刑以此用心安得不遽滅

秦暴如火天下怨之怨而不離者扶蘇在焉及扶蘇死二世立而秦亡賢主之于國家為何如

王者富民霸者富國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國齊晉是也至漢文帝行王者之道欲富民而告戒不嚴民反至于奢武帝行伯者之道欲富國而費用無節國乃至于耗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以君言之則宣帝明帝以臣言之則趙廣漢張敞得之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以君言之則文帝景帝以臣言之則龔遂黃霸得之君臣優劣於此可見

路温舒之見高矣宣帝初立政之寬猛中外未嘗見之而路温舒首以尚德緩刑為戒援引古今至于千言其後盖寬饒楊惲以無罪温戮果符見舒之言嗚呼人臣見幾而能諫人主聞善而能徙然後君臣兩盡其道温舒見幾而能諫矣宣帝聞善不能徙惜哉

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illegible]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永可與適道而[illegible]與立故附王氏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illegible]于宦官至于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則不可以有加張良近太公之材畧諸葛亮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語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才大任小惜哉

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于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于刻一于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于懦汲黯正直所以闢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闢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武帝反不用其為君可知

中人之性由于所習見其善則習于為善見其惡則習于為惡習于為善則舉世相率而為善而不知善之為是東漢黨錮之士與夫太學生是也習于為惡則舉世相率而為惡而不知惡之為非五代之君臣是也

漢武帝知汲黯之賢而不用唐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而不去何其誤耶夫人主知賢而不能用未若不知之為善知佞而不能去未若不知之為愈苟知賢而不能用則善無所勸知佞而不能去則惡無所懲雖然武帝知賢而不用猶愈于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反罪焉太宗知佞而不去猶愈于德宗知盧杞之奸而復用焉觀元帝德宗之與武帝太宗豈不相寥絕哉

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郿不進乃善識治體者夫治

罷不進非人臣之大罪而宣帝必欲詰責之何耶蓋中興之際內之朝廷外之郡縣法度未備政事未修民人未安堵或治罷不進則百職廢矣烏可不責之夫一罷尚爾況天下乎予謂漢宣帝識治勢

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精國家而言故晉武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平陳房喬知其不久禍福倚伏者其在茲乎

人之立身可常行者在德不可常行者在威蓋德則感人也深而百世不忘威則格人也淺而一時所畏然德與威不可偏廢也常使德勝威則不失其為忠厚之士苟威勝德則未免為鍛鍊之流觀羊祜與杜預俱守襄陽後人思祜之深而思預之淺者豈祜尚德而預尚威乎

石守道採摭唐史中女后姦臣宦官事各以其類作三卷目之曰唐鑑而言曰巍巍巨唐女后亂之于前姦臣亂之于中宦官覆之于後考其所論可為萬世鑑惜乎不推其本而言之故人主欲懲三者之患其本不過有二以內則清心以外則知人能清心則女后不能亂之能知人則姦臣不能壞之宦官不能覆之請借明皇一君而論開元能清心矣能知人矣武

氏惠妃蕭嵩楊思勉豈能易其志及天寶之際不能清心矣不能知人矣而楊貴妃李林甫高力士遂亂其心此清心知人其人主致治之本歟

仁義禮智所以為立身之本而缺一不可故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為仁義禮智之端而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則非人李林甫為宰相在廷之臣皆非人也掊克生靈無惻隱之心阿附宦官無羞惡之心勢利相傾無辭讓之心上下雷同無是非之心夫一端之亡已非人矣況四端皆亡安得謂之人宜乎有天寶之亂也

姦邪之人亂國政李林甫是也庸鄙之士弱國勢張禹是也荀子曰權出于一者強謂權出于一則主勢不分而君道尊矣後世宰相侵君之權而不令終者多如李之饒尚不能免此況李林甫之徒哉為人臣者當視此以為戒

唐德宗之惡過于紂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匹夫何也仁義所以為治天下之本而紂皆殘賊之遂失天下觀德宗之惡詎止于賊仁義哉社稷不亡幸矣

人主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迹然讀經以尚書

為先讀史以唐書為首蓋尚書論人主善惡為多唐史論朝廷變故最盛

遵堯錄序畧曰有宋一祖開基三宗紹述太宗曰朕依先朝舊規無得改易仁廟見東封西祀及修玉清宮等過侈曰如此之事朕當戒之至熙寧元豐中管心鞅法甲倡乙和遂召金人犯闕之變臣因採祖宗故事比類纂錄名曰遵堯錄其間事之至當而理之可行者則衍而新之善在可久而意或未明者則釋以發之以今準古有少不合者作辨微以著其事又自章聖以來得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顥共十人擇其言行之可者附于後欲進之黼座而力未暇及秋毫之間已奏忽矣輒紀歲月以俟採擇

以下述品隲之槩

李愿中曰先生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于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至于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弗論也

朱元晦曰仲素先生都是著實仔細去理會

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李先生說舊見羅先生云說春秋頗覺未甚愜意不知到羅浮極靜後義理會得如何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義理出

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

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為此意不惟于進學有力兼亦是兼心之要

劉允濟遵堯錄狀一祖開基列聖繼統綱正目舉無漢唐雜伯之未醇君聖臣賢若舜禹尊堯而不變備述太宗凡邊防事幾之重盡守規模復言仁祖承封祀宮室之餘益加恭儉揄揚丕憲推本深仁大而郊廟宮掖之嚴次而朝廷郡國之政或釋言以極發明之旨或辨微以寓諷諫之誠備陳元豐間改制之因皆自王安石作俑之過管心鞅法創為功利之畜章倡蔡隨浸兆裔夷之侮痛心疾首杜門著書四十萬言憤切之文彬彬可摭八十九年孤憤之氣鬱鬱未伸雖然山斗之寒儒蔚若中朝之素宦義由中激言不詭隨

陳協議謚畧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李侗傳其學厥後朱熹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于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其端皆自公發之所著遵堯錄是其畎畝不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索隱行怪之比哉

贊

先生承龜山以上接二程之傳啓延平以大晦菴之學其功偉矣或以主簿博羅自領袖諸生外無聞焉嗚呼是未知先生之深者先生四十一歲始從龜山而探伊洛正脉歷二十餘年乃得其秘時已告終矣又何暇服官政哉然此心未嘗須臾忘朝廷也當王安石用事斥逐正人一綱幾盡先生明哲保身安吾素耳不然著書立言種種皆大關世教使天假之以年則官不止于主簿而功有超于領袖矣惜乎其齎志以歿也余觀其澄心默坐體認天理潛思力行任重詣極龜山之徒千餘而惟先生為有託程子道南之語于是不孤矣其後晦菴得大布于後世人徒知晦菴而不知愿中抑或知愿中而不知先生是忘淵源之自也晦菴已從祀孔子廟廷而先生未與恐亦一曠典乎然則遡淵源者當有俟于將來矣

愿中李先生

先生姓李氏諱侗字愿中南劒州劒浦人父渙朝奉郎先生生有異禀幼而頴悟少長孝弟謹篤既冠遊鄉校有聲稱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得伊洛之學于龜山之門遂往學焉仲素清介絶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侗從遊受業或頗非笑侗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于心盡得其所傳之奥於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絶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中間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受學子弟皆有矜式初從龜山遊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本真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于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脉絡之不可亂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故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先生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驩心閨門内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族姻舊故恩意篤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處之有道量入為出賓祭謹飭租賦必為鄰里先親戚或貧不能婚

嫁為之經理節衣食以賑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年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各盡其道以故鄉人愛敬暴悍化服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于聖賢之域開端示人無不周至盖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于面目色温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于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蚤歲聞道即棄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于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為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于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盖辯之于錙銖眇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矣建安朱松與先生為同門友雅敬重焉令熹受業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嗚呼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于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于時退未及傳之于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于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盖所謂依乎中庸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晚以二子友直信甫舉進士試旁郡更請迎養會閩帥汪應辰來迎盖將相與講所疑先生因往見之至帥治坐語未終而卒年七十有一

以下述論學之槩

中庸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必也體之于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嘆卓然見其為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然而往無所不通則庶幾可以言中庸矣

令于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

中和二字該道之體用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曰致字如致師之致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畧後來又不深思孤負此翁耳

肫肫其仁以下三句乃是體認到此達天德之效就喜怒哀樂未發處存養到此見此氣象便有地位

中庸發明顯微之理于承祭祀為言者只為于此時鬼神之理昭然易見令學者有入頭處耳但更有一

說若看此理須于四方八面盡皆收入體究來令有會心處方是謝上蔡云鬼神橫渠說得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將來做題目入思慮始得講說不濟事

論語三年無改章前輩類皆執文泥迹有所遷就失之須認聖人所說于言外求意乃通所謂道者是猶可以通行者也三年易過若稍不愜意即率意改之則孝子之心何在如說春秋者不忍遽變左氏有官命未改之類有孝子之心者自有所不忍耳非斯須不忘極體孝道者能如是耶事只有箇可與不可而已若大段有害處自應即改何疑恐不必　隱忍遷就使人不見其改之之迹此意雖未有害恐處心如此即駸駸然所失處却多吾輩欲求寡過且謹守常法為不差也

古人干祿之意非後世之干祿也蓋胸中有所蘊亦欲發洩而見諸事耳此為己之學也然求之有道苟未見所以求之之道一萌意焉則外馳矣故夫子以多聞見而闕疑殆告子張又使之慎其餘則反求諸己也切矣故孟子有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之語苟能深體得此則馳外之心不作矣

伊川先生有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體會于一人之身不過只是盡己及物之心而已曾子于日用處自有以見之夫子恐其未必覺此亦是一貫之理故卒然問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于是領會而有得焉輒應之曰唯忘其所以言也東坡所謂口耳俱喪者亦佳至于答門人之問只是發其心耳豈有二耶若謂一貫之道甚精微非門人所可告姑以忠恕答之恐聖賢之心不如是之文也如孟子稱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皆足以知之但合內外使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精粗不二滚同盡是此理則非聖人不能也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特起此以示人于近處然不能貫之則忠恕自是一忠恕爾

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群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于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顏子于聖人根本有默契處不假枝葉之助如子夏乃枝葉之助

天下有三本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一則本不立

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道得夫子而益明也孟子之後道失所傳枝分別派自立門戶真儒不復見于世其聚徒成群所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謂之熄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之徒其術淺其能小猶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參造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爲之大哀耶

齊宣說好色孟子便如此說說好貨便如此說說好勇便如此說皆有箇道理便說將去此是盡心道理所謂通微則無不通

必有事焉由此可至君子三變改過遷善由此可至所過者化

象憂喜亦憂喜者蓋兄弟之親天理人倫有本然之愛矣雖有不令之人傲狠鬬鬩于其間而親愛之本心則有不可得而磨滅者惟聖人盡性故能全體此理雖遇橫逆之變幾殺其身而此心湛然不少有所搖動也

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夜氣之說熟味之當見涵養處惟于涵養處着力正

是學者之要不然終不為已物也

今之學者雖知存養然旦晝之間一懈遇事不覺打發機械即離間而差矣惟存養熟道理明胃氣漸爾消鑠道理油然而生然後可進也

說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盖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落處豈能無失耶

心下鬧熱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靜坐方看得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心下愈明靜矣

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意之發自退聽矣

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思量過方始有得

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仁義二字正如天道之陰陽地道之剛柔皆包括在此二字內學多為私欲所昏故用力不精不見其效若欲進步須把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泥滓漸漸消去方可

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分之殊恐流于疑似亂真而不自

知也

大率有疑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于日用處着力可見端緒

學者之病在于未有洒然氷釋凍解處縱強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尤悔而已若此者未足道也

韜晦一事極難自非涵養深潛遇事輙發矣亦不可輕看也

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于所忽此人之常情也

思索道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

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

人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

為學當常存此心凡遇一事即就此事反覆追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

遇事若能無毫髮固滯便是洒落即此心廓然大公無彼已之偏倚庶幾于理道一貫若見事不徹中心

未免微有偏倚即涉固滯皆不可也

人之念慮若是于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于匹似閑底事爆起来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為害事

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

看聖賢言語但一踔看過便見道理者却是真意思纔着心去看便蹉過了多

古之德人言句皆自胸中流出非從頷頰拾来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語言所不學者則不能耳

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脩己俟時則不可一日忘于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佚惟責之人不責之已非也

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惟求靜于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見矣求真于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見矣求善于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見矣

道之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身有迫于饑寒之患者皇皇為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于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然饑思食不過菽粟之甘寒思衣不過綈布之温道之可貴亦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之以仁義忠信而已耳舍此不務必求可以駭人耳目者而學之是猶饑寒切身者不知菽粟綈布之美而期珍異侈靡之奉焉求之難得享之難安終亦必亡而已矣

某少年自從羅先生學彼時全不涉世故未有所入聞先生之言便能用心靜處尋求

以下述品隙之槩

朱松與沙縣鄧廸語及先生廸曰愿中如氷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松以為知言

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来養成徐緩雖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緩行如從容室中也

先生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来也是琢磨之功

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及子弟漸長逐間接起然甚齊整瀟洒安物皆有常處嘗為任希純教授延入學官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頹如也真

得龜山法門

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畧無隤墜之氣

先生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也不過是凭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然睟面盎背自然不可及

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沈元用問尹和靖易傳最切要處和靖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晦菴舉此以問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處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悞他余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

李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訒熹當時爲之語曰聖人如天地覆萬物云云先生曰不要如此廣說須窮其言也訒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

贊

明道少好獵橫渠少談兵盖皆學未之加而雄心猶

在也一從茂叔游久之而知潛伏然後漸融焉一從二程語久之而棄異學然後自信焉先生豪邁醉馳何殊于獵之好兵之談也乃得仲素所傳之秘終日危坐因有得于未發之氣象涵養從容以至睟面盎背而體究精切毫髮不差蓋所得于靜者多而私意漸化志慮漸精明故能如此晦菴熟聞先生之論始而易之終而恨之不曰恨不能質諸李氏之門則曰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蓋先生所以為教者曲折最詳進步更實即如晦菴者耳終身感激嘗恐孤之矣後世專求之高曠不欲詳實而其徒亦以高曠自居視先生所以授晦菴晦菴所以聽先生者若卑卑無足道焉至肆為詆毀是何學未升堂而遽言入室也余于是愈有感矣

諸儒述槩天集二十四卷終